

## 第一名

原來，那就是愛—雷雨中的愛

臧成哲

### 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/

我是臧成哲，十七歲，中正高中，即將升上二年級。四歲確診為重度自閉症，我沒有語言，個性內向略顯羞澀，容易受環境影響而情緒波動，因此，自小學一年級至今都是母親在校陪讀，以便隨時安撫我的情緒，協助我與外界溝通。十歲以前，我以一本厚重、圖文並茂的「溝通本」來表達我的需求，爾後在心理治療師一系列的訓練下學會電腦打字，透過打字開啟我塵封已久的心扉，以開啟我與外界溝通的橋樑。自從我被診斷為重度自閉，我的母親一肩扛下教養我的重責大任，十年多來不僅要忍受外界異樣、質疑的眼光，還要無時無刻處理我的突發狀況，我沒有及時感謝的話語，也沒有亮眼的表現來安慰她，因此，我想藉著這篇文章來表達對母親的感謝，感謝她的愛在我身上出現了奇蹟！

（完全由創作者自我獨立完成，指導老師：張青松老師。）

我知道妳喜歡大雷雨，那則說妳說了無數次關於兩個年輕女孩在雷雨大作的正午，坐在車子裡享受三明治的故事，我都能倒背如流。只要天氣開始有狂風暴雨的跡象或是雷聲幽幽遠遠響起，妳就雀躍地像個小女孩趴著窗檯等待，等待那場多年前少女的回憶。

那是妳畢業後第一份正式工作，在一百多位員工裡，妳與另一位同期的新進人員是唯一二的年輕少女，日後妳們也順理成章結為好姊妹。那日妳見風雲變色，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，便慫恿好姊妹捨棄公司提供的免費午餐，由妳開車外出用餐，好姊妹起初不肯，擔心被驟雨淋濕的狼狽模樣讓同事撞見，妳拍胸脯打包票，絕對讓她毫髮無「濕」的回來。於是妳開著拉風的小車，由地下停車場駛出後，直接轉進對街的三明治早餐店，無視好姊妹的抗議，妳點了兩份總匯三明治套餐，然後優雅的將車子停在公園旁老榕樹下，就在妳拉起手剎車之際，雷光霹靂，雷響雨落，真是好雨知汝心，當時正發生，二者配合的天衣無縫。豪雨以雷霆萬鈞之勢衝撞在擋風玻璃上，如直洩的瀑布將妳們與外界隔離，妳喜孜孜地在這世外桃源裡大口咬著三明治，暢飲冰紅茶。此時好姊妹終於領悟到，妳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雷雨，並根據妳對雷雨的癡迷程度認定妳非小雨詩詩的清純淑女派，而是狂風暴雨快刀斬亂麻的俠女派。你們就這樣被雷雨包圍著，被雨隔絕著，在無爭的世界裡獨享青春。那雨、那雷、那世界，只屬於妳們。

那年，妳二十出頭，任職貿易公司的社會新鮮人，朝氣蓬勃，青春洋溢。

幾年後妳結婚了，再幾年後妳有了男孩，那男孩與眾不同，但是妳當時並不知道。妳依然喜歡大雷雨，卻開始在上班時，擔心雷聲是否驚醒睡夢中的男孩，妳也不能在雨天帶男孩出門，因為長輩說這樣容易受風寒。男孩兩三歲了，不理人也不牙牙學語，只沉迷於玩具車和密密麻麻厚重的黃頁電話簿。妳嚇壞了，帶著他四處求診，最後醫師告訴妳，我是自閉症。自閉症的成因醫學上至今並無定論，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會有人際關係障礙、語言表達障礙及行為障礙，是終生型的病症，這一擊！如雷轟電掣！擊碎了夢想！將妳打入十八層地獄……

妳深陷憂傷及自責的情緒中無法自拔，但現實卻不容許妳憂傷太久，頹廢過後偉大母性激發起的戰鬥力，如浴火重生般堅不可摧。妳毅然決然離開職場，帶著我邁入漫長的療育不歸路。妳不放棄任何一次治療的機會，不錯過任何一項家長推薦的課程，登記排隊半年以上才能約談一小時的首席治療師、以時計價的各項治療課：頭皮針灸、飲食療法、排除重金屬的螯合治療等等，中西醫合併雙管齊下。然而，這些讓妳寄予厚望的治療並沒有在我身上得到亮眼的

療效，取而代之的是長輩不諒解的聲浪，排山倒海而來。妳被擊垮了嗎？沒有！妳從網路上搜尋得知一項最新國外引進，頗受家長好評的治療法，已在臺北的自閉症療育機構開辦，儘管所費不貲，但妳決定奮力一搏！

經過幾番電話訪談及家長引薦下，我們得以拿到面談評估的門票。那天，妳興致勃勃地帶著我依約來到機構所在大樓，臨門之際，我卻不肯按照妳完美的劇本演出。我躺在騎樓上哀號、扭滾，起初妳尚且耐著性子，使出溫柔而堅定的招數，這招在過去總是見效，屢試不爽，但那天我卻怎麼也不服從。我心裡盤算著，大庭廣眾之下，妳不會發火，於是像隻冥頑不靈的潑猴跟妳拉扯搏鬥，引來路人側目。不久機構的社工聞聲下樓，了解原委，治療師接著下來施展應付自閉症的功力，最後是主任下來了，他委婉的請妳將我帶回，等調教好再來上課，緩和的語氣及愛莫能助的眼神，轟垮了妳最後一絲希望。

我沒有忘記我們是怎麼回到家的，妳緊抓我的手臂，不發一語的拖著我過馬路，拖著我上捷運，拖著我進樓梯，拖著我進家門，然後妳甩掉布鞋，卸下書包，破口大罵：「什麼叫調教好再來？如果可以調教好還要需要去治療嗎？上課還要評估？都自閉症了！難道是要評估有多笨嗎？又不是要上大學難道還要考試不成？」妳歇斯底里用我從來沒聽過的惡毒字眼罵著。外套、水壺、悠遊卡全數往地上摔，然後你轉身猛力地將呆若木雞的我推向沙發，嘶吼的問「你」就不能好好配合一下嗎？不能嗎？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？」看著妳滿臉淚水縱橫，我一如往常地沒有回答，撇過頭去，妳的咆嘯沒有停止，而我腦海中浮現的是那年在雷雨交加的正午，在車子裡滿足咬著三明治，編織著少女夢想的妳。

親愛的媽媽，對不起。我讓妳的世界只剩下我，妳放棄理想，失去了名字，人生唯一的目標就是把我教好，妳的禱告詞中從來沒有自己，只有我，只求上帝醫治我，賜下恩惠慈愛予我，妳把所有的愛都給了我。這麼多年，我經常幻想某個大雷雨的日子，妳不再急著收拾吊杆上的衣服和陽臺的布鞋，妳可以從容地開車載著我到任何地方，沒有三明治也沒關係，我只想看看那位花樣年華少女模樣的妳。然而現實生活中，我卻讓妳對著我自問自答、自言自語，妳只能埋首在網路裡尋索答案，在信仰裡得著安慰。

我吝嗇的不肯給妳隻字片語，在鍵盤上敲下謎語般的詞彙，讓妳摸不著頭緒；我任性的不肯表明心意，以做為恣意妄為的藉口。我漠視妳的辛勞，狠心地摧毀妳為我設計的課程，且不留餘地的讓妳在眾人面前丟臉出糗；我用殘疾做為報復妳的理由，陷你於贖罪的深淵，不擇手段地擊潰妳，好讓妳知難而退。然而，我快樂嗎？沒有！我以為折磨

妳可以平衡我心內的怨懟，彌補生命中的缺憾，但每每見妳心力交瘁的模樣，真恨不得自己粉身碎骨以死謝罪，甚至愚蠢的以為自我毀滅，可以換回妳璀璨的人生。我何等卑劣！何等不知好歹！何等矛盾！又何等懊悔！

我因自閉而自卑，因自閉而心剛硬不肯服輸低頭，憤世嫉俗、怨天尤人的心態油然而生。我與妳抗拒，虛擬一場你我之間的角度戰，然而屢屢見妳挫敗心中卻沒有獲勝的滿足感，反而是我跌倒時妳雙手將我扶起，我心裡比誰都明白，那就是愛，是無法衡量、不計報酬的愛，是飽受孩子折磨卻屢敗屢戰的愛。十幾年來，無論我多麼頑強抵抗，妳都不曾放棄，妳的座右銘「厚著臉皮，硬著頭皮，衝衝衝！」像把利劍狠狠地刺穿我精神式勝利的假面具，是妳的堅毅，妳的厚臉皮，妳的硬頭皮，妳堅忍不拔的愛讓我知難而退，讓我慚愧到無地自容啊！

妳常說我們一家人同在一艘船上，父母是上帝派來掌舵，讓我可以平安到達彼岸的天使，在汪洋中，無論多大的驚濤駭浪，妳們總會穩住這艘船，不致翻覆。或許我們的航程比起他人多了風浪與挑戰，或許有暗礁，或許有巨浪，但我們有信心，有力量，有愛！只要我這盞光不滅，妳們都願意帶著我乘風破浪勇往直前，不管多黑暗的深海，哪怕只是一絲亮光都顯得輝煌。妳說，我就是妳們的希望之光，妳們永遠不會放棄，因為我們同在一艘船上，向著共同的目標航行。而我，也終於明白，當年那個喜愛大雷雨的少女，早已從大自然的啟示領略到，對抗人生的風雨，唯有愛，唯有永不止息的愛，方能在平息人生的大風大雨，迎接雨後的彩虹和陽光。